

两载后，回望黄大年

斯人已逝，然精神永续。

在他心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不讲索取讲奉献，不要待遇要作为，黄大年这种高尚品行和乐观态度贯穿一生，他以淡然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人民科学家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如果不是因为两年前罹患“胆管癌”而与世长辞，此刻的他或许正站在亿元经费项目最终结题的答辩席慷慨陈词；此刻的他或许正埋首在地质宫焚膏继晷地加班加点工作；此刻的他或许正在拼命赶往机场，搭乘前往会议目的地的最后一趟航班……

当地壳一号凭借 7015 米的钻井深度创下亚洲大陆科学钻井的新纪录而举国欢腾时；当地壳二号正在冲击钻探深度直达 15000 米的宏伟目标，未来将向俄罗斯最深钻机宝座发起进攻而万众期待时……

他却永远听不到、看不到，也等不到这些“如他孩子一般”珍贵的科研结晶了。

他就是黄大年，两天前的 1 月 8 日是他离开我们两周年的日子。作为一名人民科学家，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值得铭记的科学成就，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以及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在华夏儿女心中，树立了一座丰碑。

“每年平安夜他都会跟我们说回国的事”

如果说，也许人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从优渥的科研和生活环境中“落荒而逃”是一种什么体验？

时间拨回到十年前。作为英国剑桥 ARKeX 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黄大年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 300 人“高配”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这项技术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

与此同时，他的家庭早已成为少数跻身英国精英阶层的华人家庭之一。位于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有宽阔的草坪、豪华的汽车。学医的妻子在伦敦开了两家诊所，女儿在英国上大学，一家人生活优裕、事业骄人。

然而在 2009 年的平安夜，黄大年却“像逃跑似的乘飞机回国了”。当英国公司的同事知道黄大年要走时，都很震惊。一起工作十多年了，大家都不愿意他离开，尤其正是事业非常好的时候、出成果的时候。大家都理解不了，搂着他哭。黄大年回忆说，“这让我特别特别难受，我想我得赶快走，要不走，说不定会改变主意，感情真的能留人的。赶快收拾东西，很多东西丢三落四，不管了，像逃跑似的，在平安夜乘飞机回来了。”

虽然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在国外已功成名就的黄大年的选择，但他的妻子和女儿心中早已明白，对祖国的热忱，对祖国科技进步的渴望，早已成为黄大年内心的“情结”。

他的秘书王郁涵回忆说：“每年平安夜他都会跟我们说回国的事。”而那一年的平安夜，无疑更加笃定了黄大年至诚报国的信仰。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黄大年的同学毛翔南至今仍珍藏着 1982 年黄大年 24 岁时写在他本上的赠言：“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也许正因为青年时在内心扎根的理想，回国之后的黄大年变得更加惜时如金，甚至惜时不惜命。连续熬夜、通宵达旦工作，即便忙碌到数次晕倒，仍旧扑在“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上；深夜航班，往返九州大地，哪怕生病住院在急诊室，也要埋头于“移动平台深部探测技术装备研发”。

作为国际知名的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知道，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中国虽然拿到了新一轮世界科技竞赛的入场券，但必须牢牢抓住创新这个“弯道超车”的机遇。在短短 7 年时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突破国外高精度探测装备技术封锁，推动中国真正进入“深地时代”。

有人把黄大年称作“拼命黄郎”，因为他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工作。作为首席科学家，他管理着一个全国团队，他的办法让许多人意想不到。他引入了一套外国大公司用的在线管理系统，把任务层层分解到每个人、每个星期。大家都要在上面更新自己的进度。每晚 11 点，黄大年都要登录检查。

这让许多人习惯了，抱怨说：“我们是科学家，不是机器人！”但黄大年依然坚持，“因为他大脑中始终绷着一根弦，他实在太害怕时不我待了”。

许多人都回忆起黄大年砸手机的事。2010 年一次开会前，材料没交齐，人也

没到齐。黄大年气得把手机砸到地上，屏幕摔碎了。秘书王郁涵说从来没见过他生那么大气。

“我们拿了纳税人这么多钱，就这么糊弄事儿？材料不写，开会不按时。有没有契约精神？”黄大年发怒了。事后他说：“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科研进度随意拖拉。”

王郁涵回忆说，黄大年在验收会之前，要一遍遍修改厚厚的验收材料，保证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出差错。他演示的PPT，都是自己找图片和推敲文字，要确保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绝不凑合。

一个人身体健康时如此，倒也罢了。而谁又能料到，直到去世之前，黄大年的时间表仍是如此严苛：2016年11月28日晚，北京飞往成都途中，因腹部痉挛昏迷，到成都简单治疗后，他又出现在了第二天的会场上。12月4日，在长春做完检查后，赶往北京。12月8日，被大夫强制滞留医院住院。他从第二天起分批次召集学生来病房上课，安排工作。第三天，他还给校领导发短信说，“争取两周内重返岗位，治疗期间不会影响工作”。

“知识分子无论放在哪里都会发光”

黄大年回国后工作了8年，他没有行政职务、没有院士头衔、没有学术论文，就像他对大地深处所做的那些研究一样，几乎没有走进过公众的视野。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黄大年身上，人们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心无旁骛、潜心钻研的学术品格。

有人说，黄大年的逝世，犹如巨星陨落，科学的星辰大海中又失去了一道光辉。但是，就像黄大年生平所言，“知识分子无论放在哪里都会发光。”我们相信，黄大年式的科学家精神，不会因为科学家生命的终结而消逝，相反，它在华夏儿女心中，早已点燃了一座巍峨的火炬，更烛照着科技强国的未来。

作者：西南交通大学 朱炜 沈彬彬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1-10 第5版）

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

——中国通信事业鼻祖、红色科学家王诤将军

长征路上寻觅着空天里缥缈的电磁波，矢志不移砺就了人民军队的锋镞。受命之日，半部电台；当年吴钩，国之重器；诤言笃信，刚直不阿。是千里眼，是顺风耳，更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之歌！

——题记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校区，矗立着这样一座人物铜像——他身着戎装、微微侧坐，睿智的目光满含深情地望着那个他一手创建的校园。偶尔，匆匆行走的“西电人”会停留于此，瞻仰着老校长的风采、回忆着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缅怀赓续传承的情怀精神……

他被称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被毛主席赞为“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时至今日，他仍被我国通信行业、电子工业尊为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他是唯一入选“中国100年科学家辞典”的高级将领……虽故去多年，却依然为世人铭记，他就是王诤，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电侦”事业的创建者，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同时他还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创始人、老校长，为新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

“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当我们再次回到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之时，王诤将军69年不懈探索的一生给了我们太多启示。他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一代红色科学家的精神高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将军之风、育我后辈！

万木霜天红烂漫，革命理想高于天

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里，如果有人问“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想，很多中国青年的回答会是一样的——救亡图存！青年王诤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1928年，国事艰难。出生在江苏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吴人鉴（王诤原名），怀着一颗报国之心考入黄埔军校学习无线电报务技术，从此与通信事业结下了不

解这缘。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吴人鉴等10名国民党报务人员被俘。在赣东南苏区的所见所闻让他对这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对共产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这才是中国未来能走得通的道路！”未加犹豫，吴人鉴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并改名为“诤”，取意“诤言笃信，刚直不阿”。国民党军少了一个中尉，人民的队伍里却诞生了一名开国中将。让王诤未曾料到的是，参加红军不久，毛泽东、朱德就接见了他们，告诉他们“共产党和红军是为穷苦大众服务的”，毛主席专门殷殷嘱托他们“要用无线电技术为人民大众服务”。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王诤一生为之奋斗的信仰。

1934年8月，革命形势危急。在红军被迫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前夕，王诤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誓与党、与红军、与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运。面对着艰苦的环境、敌人的破坏、战火的肆虐，五秩逝去，他始终信仰坚定，沧桑历尽而初心不改。

1931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王诤日夜监听，利用那部只能收听信息的“半部电台”截获到了王金钰致“剿总”何应钦的重要情报。国民党军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水土不服、士气不振的信息和下一步要由富田到东固的行军动向早早就被毛泽东和朱德知晓。根据侦测到的这些情报，红军巧妙策划，重创王金钰、公秉藩师两部，随后乘胜追击，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千里眼、顺风耳”的名号就此打响！在此后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路上中，王诤充分发挥电台联络、侦听功能，使党中央能够“知己知彼”的同时便捷指挥、下达战令，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抗战胜利后，王诤未雨绸缪，辗转奔走，带领着我军通信人员建立起由700多部电台构成的通信网络，为我军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通信基础。“闪击延安战”党中央的及时撤离、三大战役里的“用兵如神”、国内国际的舆论宣传……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王诤和通信部队的影子。

1978年8月，病榻上的王诤虽已不似往日那般神采奕奕，却依然牵挂着自己信仰了一生的事业，病重的他颤颤巍巍地写下了最后一个报告，还嘱托同事们继续建设好党的电子工业。“革命理想高于天”，王诤将军用一生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永不消逝的电波之歌、永不动摇的信仰之曲。

马克思说：“我们的事业不会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一如王诤将军和他

尽心竭力的祖国通信事业，只有不断坚定着信仰，并且为着信仰努力探索，我们才能在实现梦想的道路更加自觉、更加自信。

半部电台启新业，拓荒探索砥砺前行

《左传》中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自古而今，从无到有地开创事业之难早有史家言说，更遑论开创一批事业了。然而，王诤将军在枪林弹雨中、在物匮乏的环境中、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从那半部电台开始，不仅领导开创了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和技侦事业，而且更是我国传媒广播、气象雷达、航天航空和电子工业等诸多领域的开拓者、创立者和奠基者。甚至，他还是《参考消息》的创办人。

面对着通信材料的匮乏和物资紧缺的状况，王诤和通讯班的战友们就地取材，在从战场上的各类缴获物中寻找金属原料，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废旧铜线制作电码训练器……靠着自力更生的创造力和另辟蹊径的创新思路，我军逐渐装备了无线电收发信机和永磁式有线电话交换机等通讯装备。摆脱了通信硬件方面的限制，原先闭塞的联络瞬时活络起来，“全国革命一盘棋”的局面悄然形成。毛泽东感动之中挥笔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里，王诤依然为军队事业的探索与发展而殚精竭虑。他拖着病躯写下了长达 5000 字的战略报告：研究新的电子技术产品装备、通信与机要应协调发展、各兵种间情报互通问题……字字沁着强烈的前瞻意识和居安思危意识。

王诤将军是入选“中国 100 年科学家辞典”的唯一一名高级将领，更是被誉为“红色科学家”。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勇于创造的意识，值得求索在慢慢科研路上的后辈们学习、继承、发扬。从半部电台开始，他拓荒的，是整个中国通信领域！

兴才育人培栋梁，一世风雨润无声

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和前瞻性的战略目光让王诤意识到“人才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他以宽广的胸襟和敏锐的眼光，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从

加入红军的第一天起，他就以发掘优秀人才、提高综合战斗力为己任，并矢志不渝，在“人才”这一关键软实力的培育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

“小布祠堂授课，长征路上办学。”王铮将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三次担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亲自写教材、上讲台、定规划，为“西军电”的发展和祖国通信事业、电子技术专业的腾飞准备了大批的人才。他给这所红色学校注入了灵魂，无论如何变迁，时至今日，“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仍旧在不断地赓续着，“姓党爱国、为民服务”的红色血脉仍旧在不断地绵延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王铮将 100 多名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请到北京，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通信兵电子科学研究所，组织起了技术突破的新力量、打开了锐意创新的新方向。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虽然身居领导高位，却依旧关怀那些年轻知识分子，并力所能及地给予他们帮助，像杨万里、张履谦等都曾受到他的支持。正是王铮将军对于人才培养事业的倾注，我军“千里眼、顺风耳”的战斗精神才能一直传承，我国“齐头并进，百花齐放”的通信事业才能大步发展。

铭记·感恩·弘扬——“高山仰止”的中国科学家

一直以来，我都在思索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了解了王铮将军 69 年不懈追求的一生后，我想我找到了答案。真正的科学家，除了具有精通专业的知识，还应该具有至死不渝的信仰、高山仰止的德行、百折不挠的毅力、高瞻远瞩的目光。如若没有这些，那么即使他创造了再多的东西，也只能被称为发明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奋进史中，是王铮，是邓稼先、钱学森、于敏、袁隆平、罗沛霖，等等，正是他们让一个民族从蒙昧中苏醒、彻底摆脱羸弱与落后。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逐渐远去的历史向我们诉说了那些永远不朽的功业，激情燃烧的岁月依旧烛照着每个人的心灵。我辈既以身处浩浩荡荡的改革大势中，一定崇真尚学、砥砺前行，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

作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刘宗宇

本文发表于文集《青年说：感恩中国科学家——倾听 100 名西部学子的声音》

中国脊梁

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当再次看到这番话时，我陷入了深思：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的大中华，脊梁在哪儿？就在几个月之前，我想我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答案的，然而就在我慢慢走近我们眼中“平凡”的科学家之后，我想说的是，我们泱泱大中华原来一直都是**有脊梁的**！今天，我们不妨来**找找中国脊梁到底在哪儿**！

中国脊梁在哪里？在**隐姓埋名的古罗布泊里**！

两弹雪去百年耻，一星放飞千秋梦，鞠躬尽瘁报国家。他就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邓稼先**。他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两弹一星无人能出其右；他**为国用不计利，隐姓埋名三十余载**，风餐露宿于平沙无垠不见人、蓬断草枯凜若霜的古罗布泊，历经千难终使中华龙抬头。因辐射过度罹患晚期直肠癌躺着病榻上的他，向国家提的唯一要求也只是想去看天安门最后一眼，最后全身出血，在妻子的怀里去世。

中国脊梁在哪里？在**填饱肚子的普通米饭里**！

他，走过无数的坎坷与伤痛，战胜众人的讥讽与嘲笑，五十多年来如一日始终在农业科研第一线辛勤耕耘、不懈探索，利用杂交水稻，为人们带来了绿色的希望和金色的收获，使世界亿万人民免受饥饿之苦。他就是**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他曾梦想用一粒种子去改变世界，他执着于儿时的一个追求，最终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并因此享誉世界，可他却说他只是一个爱做梦的农民。如今耄耋之年的袁老，始终以一介农夫的姿态，行走在心灵的田野，收获着泥土的芬芳。那些他走过的田埂，那些他抚摸过的稻穗，都是他丰功伟绩的永恒见证。

中国脊梁在哪里？在**倾尽一生打造的国之重器里**！

他，耄耋之年，还身穿跨栏背心，于电脑前专心编程；他，就如同金庸小说里的“扫地僧”一般，没有多少人听过他的名字，没有多少人知晓他的故事。但就是我们眼里这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却常年以“一个月加 28 天夜班”的常态化工作模式，给咱们中国的战机导弹装上了“眼睛”！让咱们的武器做到了**指哪**

儿就打哪儿！让咱们中国的命脉掌握在了自己手里。他，就是高伯龙，他一生恋激光，矢志永不悔，就像陀螺一般围着“激光陀螺”旋转，就像红烛一样，燃烧了自己，却照亮了一代又一代“陀螺人”前进的道路！

中国脊梁在哪里？在临终前整理的电脑文件里！

“医生想叫你休息一会儿。”“坐着休息，坐着比躺着好，我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他戴着氧气罩，身上插着导流管、胃管、减压管、输液管……在生命几近终点的时刻，还在用颤抖的手缓缓地移动着鼠标，念叨着“C盘……C盘处理完了……”在离开办公电脑5个小时后，这位让罗布泊发出45次巨大轰鸣的将军，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就是林俊德，他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不肯休息，不肯手术，但吝啬的时间仿佛不愿给他临终的从容。匆匆地，他就走了，来不及整理好电脑里的全部保密文档，来不及和身边的亲人道个别……

中国脊梁在哪里？在郭永怀胸前抱着的文件里，在李小文院士的布鞋里，在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里，在南仁东倾尽一生打造的“中国天眼”里……

我有国士，天下无双！是他们，用自己的默默无闻托举起中国的强国梦；是他们，用自己毕生的付出树起民族魂；还是他们，用自己的无私奉献带给我们岁月静好的生活。他们将国家交给的科学使命揣在怀里，担在肩上，守着不变的信仰与担当，把生命交给了浩瀚，从此雄关漫道真如铁，八千里路云和月，君问归期，应是中华崛起时！他们是国之栋才，更是国之脊梁！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深知现在的和平安定，衣食富足，离不开众多默默无闻为国家付出汗水和生命的科研工作者，很多人到最后名封档案，一抔黄土了却身后事，却无身后名。我知道，自己还是一名学生，尚不能谈为国为民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我可以从小事点滴积累做起，从参加学生工作到学科竞赛再到学术科研，每一步都踏踏实实地走过来。在新能源与微电网实验室担任科研助理期间，让我切实体会到了科研工作者的不易。在这段岁月里，有过通宵达旦处理实验数据的时候，有过思考问题辗转难眠的时候，更有过深夜情绪崩溃失声痛哭的时候……但最后关键技术得到突破后取而代之的则是心中难以抑制的激动与喜悦。

现在我已经保送至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磁场中心——世界四大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之一。我将以对科研事业的无限热爱，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投身

于强国建设。虽然科研道路还很长，未知的困难还很多，但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会让一个人的心灵只随自己的脚步前行，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会让一个人的心脏只为祖国而跳动……

作者：广西大学 胡恒

本文发表于文集《青年说：感恩中国科学家——倾听 100 名西部学子的声音》